



史記卷第九

呂后本紀第九

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爲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爲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母廢。呂后爲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爲將。長兄周呂侯死。

事封其子呂台爲酈侯子產爲交侯次兄呂釋之爲
建成侯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襲號
爲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肥爲齊
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爲趙王薄夫人子恒爲
代王諸姬子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子長爲淮
南王子建爲燕王高祖弟交爲楚王兄子濞爲吳王
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爲長沙王呂后最怨戚
夫人及其子趙王廼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
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
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

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廼使人召
趙相趙相徵至長安廼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
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
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聞考孝惠元年十二
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
持醪飲之犁明孝惠還趙王已死於是廼徙淮陽王
友爲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諡爲令武侯太后遂斷
戚夫人手足去眼燿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
居數日廼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知其戚夫人
廼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

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爲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迺令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爲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爲壽太后迺恐自起泛孝惠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爲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說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爲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迺上城陽之郡尊公

主爲王太后呂后喜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成就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母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迺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迺哀呂氏權由此起迺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太子卽位爲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

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王陵
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
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
勃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
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
始與高帝嘵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
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
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
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
欲廢王陵乃拜爲帝太傅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

廼以左丞相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
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
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廼追尊酈侯父爲悼
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呂廼先封
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爲博城侯魯元公主薨賜
諡爲魯元太后子偃爲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
封齊悼惠王子章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
壽爲平定侯少府延爲梧侯乃封呂種爲沛侯呂平
爲扶柳侯張買爲南宮侯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
後宮子彊爲淮陽王子不疑爲常山王子山爲襄城

侯子朝爲軹侯子武爲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爲呂王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爲胡陵侯續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爲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諡爲肅王太子嘉代立爲王三年無事四年封呂頹爲臨光侯呂他爲俞侯呂更始爲贅其侯呂忿爲呂成侯及諸侯丞相五人宣平侯女爲孝惠皇后時無子詳爲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爲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眞皇后子廼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

壯壯卽爲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爲亂廼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爲萬民命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歡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歡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廼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爲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爲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爲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爲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壺關

侯武爲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爲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爲東牟侯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疆授我妃我妃旣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弃國自決中壑兮蒼天舉直于嗟不可悔兮寧蚤

自財爲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己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爲我也二月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徙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爲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頰有女爲營陵侯劉澤妻澤爲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卽崩後劉將軍爲害廼以劉澤爲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爲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

之王乃爲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卽自殺
太后聞之以爲王用婦人弄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
張敖卒以子偃爲魯王敖賜諡爲魯元王秋太后使
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
平等言武信侯呂祿上侯位次第一請立爲趙王太
后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爲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
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
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爲燕王封通弟呂莊爲東平侯
三月中呂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勿
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高后遂病掖傷高后

爲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廼封張敖前
姬兩子侈爲新都侯壽爲樂昌侯以輔魯元王偃及
封中大謁者張釋爲建陵侯呂榮爲祝茲侯諸中宦
者令丞皆爲關內侯食邑五百戶七月中高后病甚
廼令趙王呂祿爲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
太后誠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
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卽崩帝年
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母爲人所制
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
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爲相國以呂祿女

爲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爲帝大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爲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廼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爲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廼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廼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

良立臣爲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廼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廼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廼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廼還兵西界待約呂祿

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爲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

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迺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弃軍呂氏今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母爲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

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廼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廼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廼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酈兄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禮爲劉氏左禮軍中皆左禮爲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

丞相平丞相平廼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廼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廼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鬪逐產殺之郎中府史廁中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

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
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
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頹使人誅
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爲左
丞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遣
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
罷滎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
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
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及諸王以彊呂氏
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

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
今其適子爲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
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
母家駟鈞駟鈞惡人也卽立齊王則復爲呂氏欲立
淮南王以爲少母家又惡迺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
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
孝聞於天下便迺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
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後九月晦日巳酉至長安
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爲天
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

氏吾無功請得除官廼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
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
掎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
兵滕公廼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將我安之
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
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卽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
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入代王廼謂
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掎兵而去代王遂入而
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
代王立爲天子二十三年崩諡爲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
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
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
穡衣食滋殖

史記卷第九

史記卷第十

孝文本紀第十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
定代地立爲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卽位十七年
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爲亂以
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
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
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
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
耳今已誅諸呂新噉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

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竝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

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母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

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
勃進曰願請問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
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
而議之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
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
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
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列侯頃王
后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
帝長子宜爲高帝嗣願大王卽天子位代王曰奉高
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

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
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
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爲宜臣等爲宗
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
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莫宜寡人
寡人不敢辭遂卽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
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皇帝
卽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
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
書曰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爲大逆欲以危劉氏宗

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卽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爲燕王辛亥皇帝卽阼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爲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

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母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爲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愆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旣

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爲暴者也
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熟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
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
坐律令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
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
有嘽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
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
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
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
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

也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
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
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
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
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
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
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爲
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爲其國祖
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
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

史記 卷之六
志也更議不宜子其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
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封將
軍薄昭爲軹侯三月有司請立皇后皇后薄太后曰諸侯
皆同姓立太子母爲皇后皇后姓竇氏上爲立后故
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
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卽位施德惠天下
填撫諸侯四夷皆洽驩乃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
臣之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
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昌爲衛將軍其封昌爲壯武
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

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戶故吏二千石以
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
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
王舅父趙兼爲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爲清郭侯秋
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人或說右丞相曰君本
誅諸呂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位禍且及
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爲丞相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爲丞相上曰朕聞
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
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

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馴其民其令列侯之國
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
月望日又食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爲之置君以養
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誠不治
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菑孰大焉朕獲保
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
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羣
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
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白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

繇費以便民朕旣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
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
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置傳正
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
粢盛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上曰趙幽王幽
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及齊
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趙
幽王少子辟彊爲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爲城
陽王立東牟侯爲濟北王皇子武爲代王子參爲太
原王子揖爲梁王占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

東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計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絳侯勃免丞相就國以太尉潁陰侯嬰爲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與從

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爲寇帝初幸甘泉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爲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敖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

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爲大將軍將十萬往擊之。祁侯賀爲將軍軍滎陽。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長安。廼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詿誤吏民爲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亦赦之。八月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毋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與棘蒲侯太子竒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羣臣議皆曰：長當弃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廢勿

王羣臣請處王蜀。嚴道邛都。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死。上憐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諡爲厲王。立其子三人爲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徒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

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爲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僂，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

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者，毋以異。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爲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羣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於是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赤爲內史，欒布爲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而

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墀場珪幣昔先
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
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不爲
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
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是時
北平侯張蒼爲丞相方明律歷魯人公孫臣上書陳
終始傳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
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爲
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爲其言非是請罷之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爲博

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
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
議毋諱以勞朕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
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
孟夏四月答禮焉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
立渭陽五廟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答禮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爲元
年令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
後二年上曰朕旣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

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奴竝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弃細過偕之大遁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于今年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

大夫令勉爲車騎將軍軍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軍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爲將軍居細柳宗正劉禮爲將軍居霸上祝茲侯軍棘門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狗馬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貧民民得賣爵孝文帝從代來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爲

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不治墳欲爲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爲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羣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

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

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今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

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
母布車及兵器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
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
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
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
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母有所改歸夫人以下
至少使令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屬國悍爲將屯將
軍郎中令武爲復土將軍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發
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羣臣
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子卽位于高廟丁未

襲號曰皇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
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
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
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
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
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誅無罪除肉
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旣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
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
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

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
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
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爲禮儀奏丞相臣
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
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等議曰功莫大於高
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爲帝者太祖之
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
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
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請著之
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
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
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
呼豈不仁哉

史記卷第十

史記卷第十



